

家 范

主 编 李 梦 苏

**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
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**

**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.5 印张 1487.2 万字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 - 1000 册**

**ISBN 7 - 204 - 05334 - 7
定价:2156.00 元**

目 录

家范卷一

治家	(7)
----------	-------

家范卷二

祖	(27)
---------	------

家范卷三

父母	(36)
父	(36)
母	(48)

家范卷四

子上	(68)
----------	------

家范卷五

子下	(93)
----------	------

家范卷六

女 孙 伯叔父 侄	(116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女·····	(116)
孙·····	(126)
伯叔父·····	(132)
侄·····	(137)

家范卷七

兄 弟 姑姊妹 夫 ·····	(139)
兄·····	(139)
弟·····	(144)
姑姊妹·····	(164)
夫·····	(168)

家范卷八

妻上 ·····	(176)
----------	-------

家范卷九

妻下·····	(193)
---------	-------

家范卷十

舅甥 舅姑 妇 妾 乳母 ·····	(212)
舅甥·····	(212)
舅姑·····	(213)
妇·····	(215)
妾·····	(221)
乳母·····	(224)
司马光传·····	(229)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家范》是宋朝司马光的著作，被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。司马光，字君实，陕州夏县涑水人，世称“涑水先生”。北宋大臣，历经仁宗，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。著名史学家。

《家范》共十九篇，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，治家原则，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。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、修身格言，对我们颇有启发。还收集了大量历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，以为后人树立楷模。

汲古阁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毛晋，初名凤苞，字子九，号潜在，别署隐湖书隐，晚更名晋，字子晋，常熟人。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，卒于清顺治十六年，年 62。毛晋性嗜卷轴，为购书不惜倾家荡产。曾在门口张榜，计页酬钱，一时湖州书舶云集其门，并盛传“三百六十行生意，不如鬻书于毛氏”的民谚。毛晋极重抄书，甚至于“入门僮仆尽抄书”，并发明了“影抄”法，影抄了许多世所罕见的宋本，使朱槧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。藏书前后积至 84,000 册，构汲古阁、目耕楼以庋之。毛晋一获善本便开坊刻印，以广流传。正如《汲古阁歌》所称：“君获奇书好示人，鸡林巨贾争摹印。”故有“毛氏之书走天下”之说。

家范卷一

【原文】

《周易》：离下巽上。家人：利女贞。

彖曰：家人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，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妇妇，而家道正。正家而天下定矣。

象曰：风自火出，家人。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

初九：闲有家，悔亡。象曰：闲有家，志未变也。

六二：无攸遂，在中馈，贞吉。象曰：六二之吉，顺以巽也。

九三：家人 ，悔，厉，吉。妇子嘻嘻，终吝。象曰：家人 ，未失也。妇子嘻嘻，失家节也。

六四：富家，大吉。象曰：富家大吉，顺在位也。

九五：王假有家，勿恤，吉。象曰：王假有家，交相爱也。

上九：有孚威如，终吉。象曰：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谓也。

《大学》曰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

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！”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于国。孝者所以事君也，弟者所以事长也，慈爱者所以使众也。《诗》云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云：“宜兄宜弟。”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云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子，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

《孝经》曰：闺门之内具礼矣乎！严父，严兄。妻子臣妾，犹百姓徒役也。

昔四岳荐舜于尧，曰：“瞽子，父顽、母嚚、象傲。克谐以孝，不格奸。”帝曰：“我其试哉！女于时，观厥刑于二女。”厘降二女于妫汭，嫔于虞。帝曰：“钦哉！”

《诗》称文王之德曰：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”此皆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。降及后世，爰自卿士以至匹夫，亦有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，今采集以为《家范》。

【译文】

《周易》！离下巽上，家人卦：卜问妇女之事吉利。

“彖词”说：家人的爻象显示，六二阴爻居于内卦的中位，像妇女在内，以正道守其位，九五阳爻居于外卦的中位，像男人在外，以正道守其位，则是天地间的大义。一个家庭有尊严的家长，即父亲和母亲。父亲要像个父亲，儿子要像个儿子，兄长要像个兄长，弟弟要像个弟弟，丈夫要像个丈夫，妻子要像个妻子，这样家道就端正了。如果都能正

其家，天下也就安定了。

“象辞”说：家人卦外卦为巽，巽为风；内卦为离，离为火，内火外风，风助火势，火助风威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是家人的卦象。君子从这个卦象中悟到，言辞一定要有内容才不致于空洞，德行一定要持之以恒才能彰显。

初九：防范家庭出现意外事故，没有悔恨。“象辞”说：防范家庭出现意外事故就是防患于未然。

六二：妇女在家里料理家务，安排膳食，没有失误，这是吉利之象。“象辞”说：六二爻辞之所以称吉利，是因为六二阴爻居九三阳爻之下，像妇人对男人顺从而有谦恭。

九三：贫困之家，众人嗷嗷待哺，这是愁苦的事情，但是假如能够辛勤劳作，就可以脱贫致富。而那些富贵之家，骄奢淫逸，妻妾儿女只知道嬉戏作乐，家道终将败落。“象辞”说：贫困之家，而能辛勤劳作，没有失掉正派的家风。富贵人家，一味嬉戏作乐，就会有失勤俭之道。

六四：富裕而幸福的家庭，大吉大利。“象辞”说：富裕而幸福的家庭大吉大利，因为六四阴爻居于九五阳爻之下，像家人和顺而各守其职。

九五：君王到家庙去祭祀祖先，不要忧虑，祖先福佑家人，凡事吉利。“象辞”说：君王到臣民之家，说明君臣相互爱护。

上九：君王掌握杀罚之柄，威风凛凛，权柄不移，终归吉利。“象辞”说：上九爻辞讲杀罚立威，终归吉利，因为君上能够反省己身，树立威望。

《大学》说：“古代那些想在天下彰明德行的人，必须治理好他的国家；想要治理好国家，必须先要管理好家政；想

管理好家政，必须先提高自己的修养；想要提高自己的修养，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；想要端正自己的心，必须先要有一个诚恳的态度；想要有诚恳的态度，必须先要有知识和才智；想获得知识就必须去探求事物的理。通过探求事物的理获得知识，有了知识就会产生诚恳的态度，有了诚恳的态度就会端正自己的心意，心意端正就能够提高自己的修养，提高了自己的修养就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，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就能够治理好国家，先治理好国家就能够平定整个天下。从天子到一般百姓，都要将提高自己的修养作为根本。本乱而末治是不可能的，想把本来应该厚实的东西用薄的来代替，而把本来应该薄的东西用厚的来代替，都是不可能的！”这才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，这才是最高的知识和智慧。所谓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，意思是说，连家都管理不好，而想去治理国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君子不出家门就教化了全国的人。这是因为在家里体现了子女要侍奉父母亲，弟弟要侍奉兄长，长辈对晚辈既要慈爱又要指使他们。《诗经》说：“美丽的桃树啊，枝叶繁茂；妙龄女子出嫁到丈夫家，使其家庭和顺。”将家人治理的非常和谐，而后可以去教导国人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宜兄宜弟。”自己的兄弟之间非常和睦，而后就可以去教导国人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父亲处理与子女之间的关系，也是兄弟之间处理关系的榜样。推而广之，成为全国民众足以效法的榜样。这就是治国先要能够齐家的道理。

《孝经》说：家虽小，但治理天下的方法都在其中了！侍奉父亲，侍奉兄长。对待妻子臣妾，就像对待百姓臣民一样，必须御之以道。

从前四方诸侯之长向尧推荐舜，说：“他是乐官瞽瞍的儿子。他父亲心术不正，他的后母说话不诚实，弟弟象傲慢而不友好，但是舜能和他们和睦相处，他用孝行美德来感化他们，又加强自身修养，不流于邪恶。”尧帝说：“让我试试他吧！我将两个女儿嫁给舜，通过两个女儿来观察舜的德行。”于是尧帝命令两个女儿下到妫水的转弯处，嫁给舜。尧帝说：“严肃认真地处理政务吧！”

《诗经》称赞文王的德行说：“周文王能以身作则，用礼法感化妻子和兄弟，近而来教化全国百姓，治理国家。”这都是古代的圣人先治理好家，然后再治理国家的典范。到后世，上至卿士下至一般百姓，也有许多在家里遵守礼法，而且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的人和事，现在将这些典范事例收集起来，编成这本《家范》。

治 家

治家必以礼为先

【原文】

卫石 曰：“君义、臣行、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”齐晏婴曰：“君令臣共、父慈子孝、兄爱弟敬、夫和妻柔、姑慈妇听，礼也。”君令而不违，臣共而不二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，兄爱而友，弟敬而顺，夫和而义，妻柔而正，姑慈而从，妇听而婉，礼之善物也。夫治家莫如礼。男女之别，礼之大节也，故治家者必以为先。

《礼》：男女不杂坐，不同 枷，不同巾栉，不亲授受；嫂叔不通问，诸母不漱裳；外言不入于闾，内言不出于闾；女子许嫁，纁。非有大故不入其门。姑姊妹、女子子，已嫁而反，兄弟弗与同席而坐，弗与同器而食。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，非受币不交不亲，故日月以告君，斋戒以告鬼神，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，以厚其别也。

又，男女非祭非丧，不相授器。其相授，则女受以筐。其无筐，则皆坐奠之，而后取之。外内不共井，不共 浴，不通寝席，不通乞假。男子入内，不啸不指；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女子出门，必拥蔽其面；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道路，男子由右，女子由左。

又，子生七年，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。男子十年，出就外傅，住宿于外。女子十年不出。

又妇人送迎不出门，见兄弟不逾阃。

又，国君、夫人、父母在，则有归宁。没，则使卿宁。

【译文】

卫石 说：“君王仁义、臣下有品行、父亲慈祥、儿子孝顺、兄长爱护、弟弟恭敬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六顺。”齐国人晏婴说：“君主和善，臣子谦恭；父亲慈祥，儿子孝顺；兄长友爱，弟弟恭敬；丈夫温和，妻子柔顺；婆母慈善，媳妇听话，这就叫礼。”君主和善而又不违礼法，臣下忠君而没有二心，父亲对子女慈祥而且能够教育，子女对父母孝顺且能规劝其过错，兄长对弟弟爱护而且友善，弟弟对兄长敬重而又顺从，丈夫对妻子和气，妻子对丈夫温柔，婆母对媳妇慈祥，媳妇听命而又温婉，这一切是礼法中最规范的现象。治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讲究礼法。男女有别，是礼之大

节，所以治家者必须以礼为先。《礼记》规定：男女不能在一起，不能共用衣架，不能共用毛巾和梳子，不能亲自传递和接受东西；嫂子与小叔不能互相往来问候；庶母不能洗非亲生子女的衣裳；闺房外的话不能传入闺内，闺房内的话也不能传到闺外；女子订婚后，必须佩带香囊表示自己已有所归属。女子出嫁后，若不是家中发生大的事情，不能回娘家。姊妹、堂姊妹出嫁之后再回家，兄弟不能与她们同席而坐，也不能跟她们用同一个器皿吃饭。男女之间，不经媒人撮合，不能互通姓名而相好：没有接受彩礼不能成为姻亲，举行婚礼必须选择良辰吉日，必须斋戒和祭祀鬼神，同时还要酒宴招待同乡朋友，来表示其隆重。

另外，男女之间，如果不是遇到祭祀或举行丧礼，不能相互传递用具。如果要相互传递，只能是男人把东西放进竹筐里递给女人，女人从竹筐里取。实在没有竹筐，就需要男人先把东西放在地上，而后女人跪下去取。内室女眷不能和外边的人取一口井里的水；不能使用同一个浴室；更不能在同一个炕上就寝；也不能相互借东西。男子如果要进入内室，不能啸叫，不能用手指指点点；夜里出入，要掌蜡烛，没有蜡烛就要停止行动。女子出门，一定要用东西遮蔽住脸；夜里出入也要秉烛，没有蜡烛就要停止行动。在路上也有规矩：男子从右边走，女子从左边走。

另外，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，男女之间就不能在同一个炕席上就寝了，也不能坐在一起吃饭了。这样是为了显示男女之间的区别。男孩子长到十岁的时候，就可以到外边去拜师傅学习，住宿在外边。女孩子即使到了十岁，也不能出去求学，永远都居住在内室里。

另外，妇人迎送客人也不能走出门外，即便是与自己的兄弟会面，也不能迈到门槛的外边。另外，对于公主来说，如果父皇和母后在世，那么公主出嫁之后要经常回家去看望父皇和母后；如果父皇和母后去世了，也应该派晚辈回去看望一下。对于一般百姓家的女子来说，如果父母亲在，则要时常回去看望父母；如果父母去世了，也要派晚辈回去看望娘家人。

寝门之外，妇人莫问

【原文】

鲁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，康子在其朝，与之言，弗应；从之及寝门，弗应而入。康子辞于朝而入见，曰：“肥也不得闻命，无乃罪乎？”曰：“寝门之内，妇人治其业焉，上下同之。夫外朝，子将业君之官职焉；内朝，子将庀季氏之政焉，皆非吾所敢言也。”

公父文伯之母，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。康子往焉，门而与之言，皆不逾阂。仲尼闻之，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。

【译文】

鲁公父文伯的母亲是康子的从祖叔母，她到季氏那里造访的时候，康子正在朝中。康子和她说话，她不答应。康子跟着她来到内室的门口，她仍然不和康子搭话，只顾自己进入里边。康子觉得很奇怪，退朝后赶忙去拜见从祖叔母，说：“适才我没有听到您的吩咐，莫非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？”从祖叔母回答道：“在内室里边，是妇女们的事，上下都是这样。在内，你要履行国君交给你的公务；在内，你又要处理季氏家里的事务。这些皆不是我所能过问的。”

公父文伯的母亲是季康子的从祖叔母。康子去看望她，她总是打开门和康子说话，从不迈出门限一步。孔子听说后，认为他们是认真遵守了男女有别的礼仪。

谦恭治家，尊贵集门

原文

汉万石君石奋，无文学，恭谨，举无与比。奋长子建、次甲、次乙、次庆，皆以驯行孝谨，官至二千石。于是景帝曰：“石君及四子皆二千名，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。”故号奋为万石君。孝景季年，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，子孙为小吏，来归谒，万石君必朝服见之，不名。子孙有过失，不诘让，为便坐，对案不食。然后诸子相责，因长老肉袒固谢罪，改之，乃许。子孙胜冠者在侧，虽燕必冠，申申如也。僮仆欣欣如也，唯谨。其执丧，哀戚甚。子孙遵教，亦如之。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，虽齐、鲁诸儒质行，皆自以不及也。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。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，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，少子庆为内史。建老，白首，万石君尚无恙。每五日洗沐归谒亲，入子舍，窃问侍者，取亲中裙厕，身自浣洒，复与侍者，不敢令万石君知之，以为常。万石君徙居陵里。内史庆醉归，入外门不下车。万石君闻之，不食。庆恐，肉袒谢罪，不许。举宗及兄建肉袒。万石君让曰：“内史贵人，入闾里，里中长老皆走匿，而内史坐车自如，固当！”乃谢罢庆。庆及诸子入里门，趋至家，万石君元朔五年卒。建哭泣哀思，杖乃能行。岁余，建亦死。诸子孙咸孝，然建最甚。

【译文】

汉朝的万石君石奋没有文化，但是他为人谦恭、谨慎，周围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。石奋的大儿子石建、二儿子石甲、三儿子石乙、四儿子石庆，都因为温顺孝悌、为人谨慎而官至两千石。于是汉景帝感叹道：“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是两千石，作为人臣的尊贵和荣宠竟然都集中在了他一个人身上。”所以将石奋称为“万石君”。孝景帝末年，万石君以上大夫的俸禄告老还乡。他的子孙们当的都是小官，回家去拜见万石君的时候，万石君总要穿上朝服来会见他们，而且从不叫他们的名字。如果子孙们犯了错误，万石君从不责备他们，只是坐在侧面的座位上，吃饭的时候对着桌子不吃饭。这样子孙就相互责备各自所犯的过失，然后求年岁大的人前去说情。子孙们跟在后边袒胸露背以表谢罪，立誓要改正错误。万石君这才同意原谅他们。那些已经成年的子孙们经常在万石君身边侍立，即便是休闲时也要戴着帽子，表现出舒和的气氛。家中的童子、仆人都毕恭毕敬，欣然从命的样子。

万石君操办丧事的时候，非常地哀痛悲伤。他的子孙们也都听从他的教导，也和他表现得一个样。万石君的家以孝顺和谦恭闻名于郡国，就连齐、鲁地区的一些儒者，也都自认为比不上。汉武帝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因为写文章得罪了皇太后，皇太后就认为读书人知识虽然多，但是品质很差。而万石君家却因为默默地躬行礼法，为皇太后所称道，于是长子石建被提拔为郎中令，小儿子石庆被提拔为内史。石建已经老得头发都白了，可万石君却非常健康，没有一点病痛。石建非常孝顺，他每隔五天就回家去看望父亲。进入

父亲的房间，小声向佣人打听父亲的身体情况，还亲自为父亲清洗内衣和便盆，洗干净就悄悄交给佣人，不敢让父亲万石君知道。石建这样做已经成了习惯。

后来万石君迁徙到陵里居住。有一次，小儿子内史石庆喝醉了酒回来，已经进入了外门，还没有下车。万石君知道了这件事后，就又不吃饭，石庆非常害怕，袒胸露背向父亲请罪，万石君仍不原谅他。全宗族的人以及石庆的哥哥石建，都袒露胸背前来求告，万石君责备道：“内史是身份显贵之人，进入里弄，连里中年岁大的人都要回避。可内史却一点礼法都不懂，坐在车上丝毫反应都没有。这当然要受到惩罚。”说完，他就让石庆下去。从此之后，石庆和其他几个哥哥一进入里门，就快步走进家。

万石君于元朔五年去世。他的大儿子石建悲痛欲绝，拄着拐杖才能行走。过了一年，石建也去世了。万石君的子孙们一个个都很孝顺，但是做得最好的要数石建。

勤俭致富，仗义疏财

【原文】

樊重，字君云。世善农稼，好货殖。重性温厚，有法度，三世共财，子孙朝夕礼敬，常若公家。其营经产业，物无所弃；课役童隶，各得其宜。故能上下戮力，财利岁倍，乃至开广田土三百余顷。其所起庐舍，皆重堂高阁，陂渠灌注。又池鱼牧畜，有求必给。尝欲作器物，先种梓漆，时人嗤之。然积以岁月，皆得其用。向之笑者，咸求假焉。费至巨万，而赉赡宗族，恩加乡闾。外孙何氏，兄弟争财，重耻之，以田二顷解其忿讼。县中称美，推为三老。年八十余

终，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，遗令焚削文契。债家闻者皆惭，争往偿之。诸子从敕，竟不肯受。

【译文】

樊重，字君云。他家世代代都很擅长耕种庄稼，并且喜欢做生意。樊重性情温和厚道，做事情很讲究法度。他们家三代没有分家，财物共有，但子孙都相互礼敬，家里常常像官府一样讲究礼仪。樊重经营家里的产业，非常得法，一点损失浪费都没有；他使用仆人、佣工，能够人尽其用。所以家里能够上下同心戮力，财产和利润每年都成倍增长。以至于后来拥有田地三百余顷。樊重家所建造的房舍都是层楼高阁，四周有陂渠灌注。樊重家还养鱼、养牲畜，乡里有穷困紧急的人向他家求助，樊重一般都满足他们。樊重曾经想制作器物，他就先种植梓树和漆树。当时的人们都对他的做法嗤之以鼻。但是在几年之后，梓树和漆树都派上了用场。过去那些耻笑他的人，现在返过来都向他借这些东西。樊重的钱财积累至成千上万，他便经常周济本家同族，施惠于乡里。樊重的外孙何氏，兄弟之间为一些财产而争斗，樊重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，索性送给他们两顷田地，来解决他们兄弟之间相互愤恨，相互诉讼。本县的人都称道樊重的行为和品德，将他推为三老。

樊重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去世，他平素所借给别人的钱财多达数百万，他在遗嘱中安顿子女们将那些有关借贷的文书契约全部烧掉。向他借贷的那些人听说后都感到很惭愧，争先恐后地前去偿还。樊重的孩子们都谨遵父亲的遗嘱，一概不接受。